

# 人物传记

## 《慕勒小传》

### 1. 恶人必站立不住（诗篇一篇五节）

慕勒·乔治于一八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，生在普鲁士的克鲁本司戴特（Kroppenstaedt of Prussia）。幼年并未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。他父亲的偏爱害了他，同时也引起兄弟们的嫉妒和疏远。孩子们用钱太过自由随便，父亲虽然希望他们因此能学习如何花钱、如何积蓄？然而结果适得其反，他们挥霍浪费，沉溺于许多孩童的罪孽里面。尤其可恶的是，当父亲要他们报账的时候，他们用谎言，来遮掩他们的过失。年轻的慕勒有计划地欺骗他的父亲，或虚报收入，或伪造支付。有时诡计失败，受到责罚，他不但不改过革新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摆布更巧妙的骗局。他像斯巴达的孩子一般，认为偷窃无过，万一失手被擒，才算有罪。

他的年龄未足十岁，就已经是个惯贼了。父亲是国产税局的收税人，然而慕勒曾经几次偷过他父亲代保管的政府公款，连累到他父亲要自己掏腰包来赔偿。某次父亲怀疑他的不可靠，特地布置一个圈套。有一笔款项，经过详细数点后，放在慕勒寻得到而且有机会偷窃的一个地方。果然慕勒偷去，藏在鞋内，他父亲搜索他的身体，找到这笔款项，由此证明多次失款都是他偷窃所致。

他父亲有意栽培他作一个牧师，因此未到十一岁，他就被送入海尔勃司戴特（Halberstadt），就读于一间教会所办的古典派学校，以便将来升读大学。一个父亲明知孩子的偏邪放荡，竟能从容地准备他作圣工，这件事可说荒唐至极，然而在国教存在的地方，福音的职事每被视为一种属世的职业，过于一种神圣的天职，因此标准十分低落。作国教牧师主要的目的，在乎维持所谓舒适安稳的生活，根本谈不上什么圣洁的事奉问题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他的功课搀杂着阅读小说和放纵情欲。他喜欢玩纸牌，甚至酷爱强烈的酒。在他母亲临终之夜，这个十四岁的男孩仍酩酊大醉，在街上蹒跚而行。连慈母的死都不能截回他的恶行，不能稍微唤醒他的良心。

当慕勒成年可以接受坚信礼之时，他必须参加学道班学习道理。对于他，这不过是一种仪文而已，毫无益处。他视圣物为平常，良心已经麻木不仁。在接受坚信礼和首次参加圣餐之前夕，他还犯了大罪。在上一天，当他遵照教规，向牧师行认罪之时，他作了一个无耻的欺骗，把他父亲交给他的坚信礼费用扣下十二分之十一。就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在一八二〇年复活节的主日，受了坚信礼，成了一个正式的教友。肃穆庄严的典礼使他不能无动于衷，他决意改过自新，可是内中并无真正罪恶的感觉，或者向神悔改的意思，更不能说有倚靠神的心。这些既然阙如，自我改良的工作当然不能持久。

这个孩子的生活可说是一连串的罪恶。有一次他的钱都浪费完了，饥饿逼他去偷吃一个与他同住之兵丁的一片硬面包。怪不得他后来回忆起来，不禁叹说：“事奉撒但，就在今世也是痛苦！”

一八二一年，当他父亲迁居史歌奈贝（Schoenebeck）之时，他请求父亲准他就读于槐马大堡（Magdeburg）的教会学校，窃思斩断他的罪行，脱离他的恶友，在一个新的环境里，可以改过自新。可惜他忽略了众善的源头，在他一切的思想里，他并没有想到神。地方虽然换了，但是人却没有换。他父亲的感觉非常迟钝，竟然托他照顾一些家庭的琐事，代收一些积欠的旧债。于是他的旧性复发，挥霍欺骗如昔。他爱上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在十一月间，他用谎言获得导师的准许，偷往勃伦绥（Brunswick）与

那女子幽会，住在高尚的旅馆内，浪费父亲的款项。等到他耗尽所有，才投奔叔父家中，一直住到被叔父赶出来。他另投宿一个贵族旅馆，无钱付账，只得留下最好的衣衫作质，方免被逮捕。他游逛另一城市，名叫胡芬卜德（Wolfenbuttel），重施故技，这次无物可以典质，就实行偷跑，结果被捉，陷入囹圄。十六岁的男孩已经是个巨骗惯贼，甚至在监狱内，在同犯的面前，他还捏造许多恶行，表示他的罪恶出众。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至翌年一月十二日，他被关了二十四天，父亲知道了这件丑事，就汇款还债，吩咐他回家。回家后当然受到父亲严厉的处罚，使他感觉，非得好好改过，不然无法重获父亲欢心。于是慕勒用功读书，而且收学生教授数学、德文、法文和拉丁文。这种外表的改良，深得父亲的嘉许，因此不久他的恶行非但获得赦免，而且完全被忘掉了。可是这种改良仅是洗净杯盘的外面。中心仍旧十分可恶。他整个的生命在神眼中仍属可憎。

一八二二年十月，慕勒开始制造他后来自称的“一连串的谎言”。当父亲不准他再住在家里的的时候，他离家出门，名义上是赴哈勒（Halle）大学应试，实际上却私奔诺韩深（Nordhausen），在一间学校读书，设法考入高等学校，他避免哈勒，因他惧怕校规严厉，非常不自由。他隐瞒这件事，然而在他第二次动身之前，事情被揭穿，以致他又得捏造新的谎言，来遮掩他的悖逆。父亲虽则发怒，却仍旧由他去。他留在那里两年半之久，住在学校校长的家中，悉心研究拉丁文古典文学、法国历史、德国文学等课。他的行为大有改善，深获教师的欢心，甚至被指为模范学生。特准陪伴教师散步，并用拉丁语与教师谈话。这时他实在是个苦读生，早晨四时起身，读到夜晚十时入眠。

然而他自己承认，在这一切虚礼之后，隐匿着秘密的罪恶和疏远神的心。他的罪孽使他生病，有十三周之久关在房内。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倾向宗教的心，可是他不爱神的话语，也不悔恨蹂躏神的律法。他藏书将近三百册，但是其中并无圣经。他熟读西西罗（Cicero）、霍赛施（Holiere）、伏尔泰

（Voltaire），和莫来尔（Moliere）等著作，视作珍宝，然而对于圣经，则一窍不通，漠不关心。他虽然遵照当时习俗，每年参加两次圣餐，在饼杯碰到他嘴唇的时候，不免有时立誓改过，于数日内远离公开的罪恶，但是因为里面缺少属灵的生命能力，所立的誓不久忘掉，如同烟云消散，痕迹全无。青年的慕勒实非老奸的撒但之敌手。当恶性冲动之时，任何立志努力都无法系住他，好像新绳子不能捆绑睡醒的参孙一般。

谁会想到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，竟能坦然撒谎，面不变色。当他债台高筑、津贴不够偿付支出之时，他又重施故技。他先用力敲断他的衣箱锁匙和提琴锁匙，然后奔到校长室内，衣冠不正，神志恍惚，宣称他遭遇失窃，结果引起朋友们的同情，大家捐款补偿他的损失。可是人们不免怀疑他在装假，从此他失去了校长的信任。他纵然毫无罪恶的感觉，到底觉得惭愧，想到自己的恶行给人识破，以致他不敢再见校长夫人的面，因为在他病中，她看护他如同自己的母亲一般。

这样的人不只在二十岁成为哈勒大学的学生，而且还被接纳，预备接任圣职，特准他在国教的礼拜堂内传道。一个神学生，既不认识神，又不明白救恩。他觉得应当改良生活，但这不是出于敬虔的动机，完全是由于这是一种上算的策略。如果继续放荡，恐有被开除的可能，以后任何教区都不会请他作牧师。要得到一个教区，维持一个优裕的生活，他必须在神学上有所造诣，不但考试必须及格，至少还得有些好名誉。属世的策略驱使他，一面用功读书，一面努力改良。

可是他再度遭遇失败，因为他尚未找到能力的秘诀。他进哈勒大学不久，他一切的诺言完全破裂，如同蜘蛛网一样脆弱，他不能约束自己，远离可恶的罪行。他虽然不在街上喧嚷斗殴——他不敢这样作，因为这会叫他失去自由——但是他还不懂得什么道德的约束。他的钱不久花光了，他借到无处可借，只得当掉他的手表和衣服。

这种的生活焉能顺利？凡走这条路的，总必陷入贫穷、困苦和耻辱中。策略警告他说，他应当抛弃这种

作恶的生活。于是他拣选一个年青的旧同学培德（Beta）作他的朋友。这个青年人乍看十分平稳安祥，似乎可以大大地帮助他。可惜慕勒不过倚靠一根折断的芦苇而已，因为培德本人是个背道堕落的人。一八二五年八月，他们和另外两位同学计划一个长途旅行，到瑞士的亚尔卑斯山（The Alps）去逛风景。他们伪造家长的证明信，获得了旅行护照。他们又把书本抵押，得到现款。四十三天之久，他们逛游各地。慕勒既然掌管钱囊，就设法诓骗他的同伴们，使他们代他付三分之一的旅费。回家后他又捏造一连串新的谎言，来遮掩他的浪费。由此证明，他的一切立志为善是何等脆弱无用，不久就已一扫而光。